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二十四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下　宋　袁樞　撰

丁零叛燕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

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叛秦復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

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

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於承營　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遥相首尾　十一月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　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犇翟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鋭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爲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爲主其衆多降於

燕　閏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　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

十一年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犇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犇鄄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

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
膺擊走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
降翟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返覆三國之
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
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
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
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

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井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遥鮑單馬走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冦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浪悼王溫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為溫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犇西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顧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

從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

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犇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兖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犇詔以爲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爲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

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爲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爲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爲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爲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爲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及至簡刑瀀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爲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爲太僕射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

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𩖫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

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
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
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
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
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
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
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禄立其國遂衰初

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
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
弟為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禄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禄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
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

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七年秋九月拓跋猗㐌度漠北廵因西畧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

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母豚詔假猗㐌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禄官卒弟猗盧揔攝三部

四年冬十月　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

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靳沖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灅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䟦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

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若欲爲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灋嚴國人犯灋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

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為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猗盧為衆所

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

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

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

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

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茍

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

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大寧二年代王賀傉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

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

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

部共擊藹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代王紇

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

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

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鳯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灋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隂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

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犍分之為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宫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爲平

北將軍左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帥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

請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
乘氷渡河半渡而氷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閼頭犇代
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内地春來秋返秦王
堅許之　夏四月雲中護軍賀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
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夷狄而汝貪小利

以敗之何也𪘏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

衛辰於是入居塞内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
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
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
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
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犇秦
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

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秋七月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内名曰涉圭

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

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道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

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榮張蚝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

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别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絶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

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

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桀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爲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

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廐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

也顯疑翟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遲家匿神車中三日亢遲舉家為之請乃得免　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太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

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曽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

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衮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

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　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魏王珪東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

者固宜前郤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

踰陰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乃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衛辰為大將軍

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主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　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

之顯犇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

之顯犇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十三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

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

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閒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癸巳

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擊

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巳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歧山南直力鞮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

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衛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仁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犇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犇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黄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

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

宏摠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

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内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王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

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没内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爲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　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

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㝅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絶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向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别將步騎萬六千為後繼散騎

常侍髙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彼有内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柰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鋭今委之専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毁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衮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

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産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别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

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王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

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止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

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其遺

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擒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𢑱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

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王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録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

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強龍城兵勇鋭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已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

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没乃引還隂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

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夫餘王蔚為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

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

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理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曽孫也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户口罷軍營封蔭之

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恂勸

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

幷州幷州素乏儲備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

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

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

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

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燕

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

有器藝燕王垂愛之寳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宫事總録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寳以會為嗣而寳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耻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寳立策寳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惷弱會聞之心愠懟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寳詔宙悉徙高陽王

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犇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

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已未遣輔國將軍奚
牧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
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
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
彊千里遠鬬乘勝氣鋭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
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
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
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

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揺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已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魏王珪

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二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粮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冦馳入薊與鎮北將軍

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于魯口慱陵太守申永犇河南高陽太守崔宏犇海渚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為黄門侍郎與給事黄門侍郎張衮對掌機要創立制度慱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揔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别駕韓諄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

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宿粮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没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没根懼誅已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没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

没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

没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

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

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隂與德通從而構間

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

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

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

王鎭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犇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已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

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内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栢肆營於滹沲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韡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

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慕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衮常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録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已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弒

燕王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闔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啖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彊弱共張聲埶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

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執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

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鋭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巳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斃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

望積乆冦賊自退今内外之埶强弱懸絶彼必不自退明矣冝從衆一决寳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冦賊内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寳衆大怨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刼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寳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寳不知麟所之

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朞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内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

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
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
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
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
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
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
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
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

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轂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

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
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
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
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
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
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
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
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

還　燕王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阬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士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之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爲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恠會容止怏怏有懼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

公庫傳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劔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

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狠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宫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

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

寇敵内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黄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吴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

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

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宫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録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遥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

者數百人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　五月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

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稆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

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為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中山饑甚慕容

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王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

啟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惶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　燕啟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

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已未北行庚申渡浇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衆已集宜獨

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衆軍發龍城慕輿騰爲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爲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王殺樂浪威王宙中年烈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熈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王寶帥千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

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内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

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鬷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

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黄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

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
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德謂羣下曰卿等
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
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
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黄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
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
若遵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
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

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况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虚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随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

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餘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横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

迎陳汗忠欵竇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竇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真下道避匿丁亥竇至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提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竇於陘北拜謁已從竇俱進頡陰烈公餘崇密言於竇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竇不從行數里加

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腑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簒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

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禄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提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

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提加難提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病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盛妃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之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

豪張真輩皆盛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僆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提加難等破之庚寅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厠因踰入于東宫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提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内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

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
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
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爲尚書左僕
射衛倫陽璆魯恭王騰爲尚書悅真爲侍中陽哲爲中
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謚寶曰惠
閔皇帝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　八月燕
以河間公熈爲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隷校尉城
陽公元爲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

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燕主寶

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
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
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
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
赴之既至辯悔復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
乃開門内跋跋悉收德宫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
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
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

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

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
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
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
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
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
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
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
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宜先取兖州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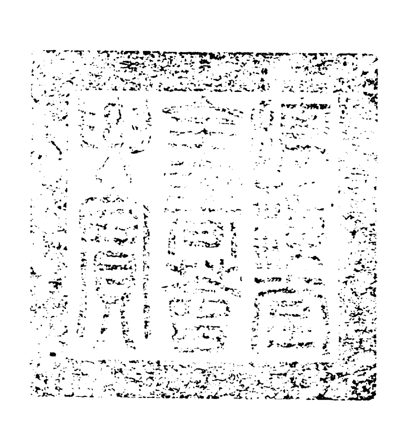
撫琅琊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悦牛酒屬路　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灋為兖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

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犇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犇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瓘為渾作檄

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𤫊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赦之遂定都廣固

戊戌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諡燕王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馬嗣銓